

建中末河东道政区调整与德宗藩镇政策

任艳艳

摘要：建中末年河东道的政区调整是德宗即位以来削藩政策的集中体现。建中初年的削藩战争，河东三镇中尤以河东镇军功卓著，然在建中末的政区调整中，河东镇却未得尺寸之地；昭义镇军功逊于河东，却得以扩充；河中镇则被分割，增设晋慈镇。考察建中末河东道的政区布局调整，可以看出唐廷治理藩镇的策略，揭示唐廷与河东诸镇的微妙关系。

关键词：建中末年；河东道；政区调整；藩镇政策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5-0101-05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跋扈是唐廷威严的最大威胁。德宗即位初年，为加强中央集权，决意讨平叛乱藩镇，重振中央权威。建中、兴元年间展开了一系列削藩行动^①。河东、昭义二镇毗邻跋扈的河朔强藩，成为讨击河北的重镇，其中河东镇功劳尤大。然德宗建中末河东道的政区调整中河东镇却未得尺寸之地，而昭义尚增领洛州，此外河中镇还被分割而置晋慈镇。河东镇的军功与所得极不匹配，其原因何在？昭义镇缘何得以扩充？为何要割河中置晋慈镇？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关注甚少。笔者试图通过爬梳史料，分析唐廷此举的动机，解释这一时期河东道政区调整的原因。

一、河东镇和昭义镇在德宗即位初削藩行动中的功绩

德宗建中年间的削藩行动中，河东、昭义二镇主要负责征讨成德、淄青、魏博等河朔藩镇。

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联合淄青、恒冀据兵叛乱，率兵三万围邢州，次临洛。德宗诏令河东节度使“(马)燧将步骑二万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行营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临洛。”^②河东、昭义联军东出壶关，连破田悦之师于邯郸、双冈、临洛，解邢州之围，迫使田悦求援于淄青李纳和成德李惟岳。悦收合散卒，得二万余人，军于洹水。淄青军其东，成德军其西，首尾相应。”^③

建中三年正月，德宗遣河阳、神策军与河东、

昭义会合，大战田悦等军于漳滨。漳滨之役官军取得大胜，而居其首功者非河东军莫属。初，马燧等诸军屯于漳滨。田悦遣其将王光进筑月城以守长桥，诸军不得渡。”^④马燧先引兵渡河^⑤，然后率军逾洹水，日往挑战。田悦知官军粮草不足，故不应战。马燧令诸军夜半起食，潜师循洹水直趋魏州，诱敌出战。河东军在马燧指挥下，大败田悦军。

时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河东军既胜，诸军还斗，合击又大破之。”^⑥可见河东军在军事作战策略和战斗力方面要比昭义、河阳、神策军略胜一筹。然官军没有乘胜追击消灭田悦军。河东节度使马燧与昭义节度李抱真发生争执，“顿兵平邑浮图，迁延不进”^⑦，为田悦逃归魏州、婴城固守创造了时间和机会。

漳滨之役也反映了官军作战的一个重大问题：诸镇兵没有最高统帅，群龙无首，各自作战。官军没有统一的作战部署，不能有效协同作战，是战争中之大忌。悦入城旬馀日，马燧等诸军始至城下，攻之，不克。”^⑧可以说漳滨之役中的作战失误，使官军错失了一次彻底削藩的绝佳机会。然漳滨之役是德宗初在讨击河朔战场上最大的胜利，官军获胜也促使河朔大部分将领归唐。瑶父再春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洛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惟岳将康日知以赵州归国”^⑨，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降”^⑩。整个河北除田悦仍固守魏州外，皆已平定。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于是乃分河北诸州设四节度、观察使统管^⑪。但朱滔、王武俊

等另有所图，于是皆不奉诏。田悦乃阴结朱滔、王武俊与李纳，四镇联合拒命。

建中三年四月，‘上遣中使发卢龙、恒冀、易定兵万人诣魏州讨田悦。王武俊不受诏，执使者送朱滔。’^⑫朱滔首选的攻击目标乃马燧^⑬，可见河东马燧是河北方面图乱最大的障碍，也说明河东镇在征讨河北藩镇方面功劳之显著。不久，田悦恃援兵将至，遣其将康愔万余人出城西。马燧等与之战于御河，康军大败而还。

建中三年唐官军在河朔战场上的初步胜利使河北诸州纷纷归唐，从而引起唐廷对这一地区的政区大调整^⑭。昭义镇在这次政区调整中得洺州一地，而河东镇却尺寸未得。但是由于朱滔、王武俊等对政区调整不满意，不肯受诏，而与田悦联合，发起了河朔镇的又一次叛乱。

建中三年六月，朱滔、王武俊自宁晋引兵南下救魏州，唐廷遣朔方节度李怀光将朔方及神策步骑万五千人东讨田悦，且拒滔等^⑮。然李怀光有勇无谋，不听马燧之言，导致官军大败于愔山^⑯，‘王师乱，相蹈籍，死尸梗河为不流’^⑰。王武俊又夜决河注王莽渠，断燧饷路”^⑱。马燧卑辞谄滔，求与诸节度归本道，并承诺上书德宗将河北事委于朱滔。朱滔与王武俊之间内生猜忌。官军借机退至魏县，重振军师。愔山之败，河东、昭义两镇均损失惨重。唐廷连年对方镇用兵，兵力、财力损耗极大，于是德宗朝时无力再图征讨河朔，双方关系缓和下来^⑲。

二、扩充昭义镇与限制河朔藩镇

河东军在建中初年的削藩战争中功勋卓著，然建中三年正月洺州归唐后，却将洺州划归昭义镇。《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四月’条载其始末：

初，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马燧领河阳三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鉢，鉢奔燧。燧纳之，且奏其无罪，抱真怒。及同讨田悦，数以事相恨，二人怨隙遂深，不复相见。由是诸军逗挠，久无成功，上数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赵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余贼未除，宜相与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宁得独战邪！’欲引兵归。李晟说燧曰：‘李尚书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燧悦，乃单骑造抱真垒，相与释憾结欢。会洺州刺史田昂请入朝，燧奏以洺州隶抱真，请玄卿为刺史，兼充招讨之副。

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燧，以示协和。上皆从之。

在马燧任河东节度以前，与李抱真已经产生了矛盾。建中初共同讨击田悦，战略不能协调统一，前文漳滨之役后两军顿兵不前，马燧认为自己已经率军作战，并获大捷，追击田悦残部应由李抱真等人执行，而昭义等却迁延不进即一例证。这种矛盾日积月累，沟壑难平。王武俊进逼赵州，李抱真分兵守邢州，加强境内防御，故马燧怒。事后虽造访李抱真，但积年怨恨不可能尽释前嫌，故不可尽信‘相与释憾结欢’之文。洺州之隶属昭义镇，绝非马燧一己之愿。此外李晟所统神策军归马燧统管，当为洺州属昭义的一个交换条件。但神策军既为中央禁军，岂能交付马燧？且从后来战事来看，李晟也并未将神策军交与马燧^⑳。最关键的是，洺州的归属问题即使是由马燧等人提议，做出政区调整的决定最终还是唐廷来完成。

首先，将邢洺磁连为一体，加强昭义镇实力，增强防御河朔的筹码。仅就昭义与河东相比，在对抗河朔方镇方面，昭义更是首当其冲。‘山东有变，上党常为兵冲’，‘上党之地，据天下之肩脊，当河、朔之咽喉。’^㉑建中元年，‘昭义军节度兼领泽、潞二州，徙治潞州。’李抱真由泽潞节度留后、昭义军节度留后升为昭义节度使^㉒。可见建中元年时昭义节度领泽、潞、邢、磁四州。建中二年，田悦叛乱，欲取邢、磁二州，称‘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㉓因此对抗跋扈的河朔方镇，昭义镇肩负重任。建中三年政区调整将洺州附于昭义镇下，不仅使昭义在河北的邢洺磁三州连为一体，阻断了魏博与幽州、成德之间的联系，而且邢洺磁为昭义提供了更加充足的经济来源^㉔，加强了昭义镇威慑河北方镇的筹码。

其次，是唐廷出于扶植相对弱势藩镇发展，均衡区域间方镇力量的考虑。河东道内昭义、河东与河中三镇无论军事力量部署还是经济实力相比较，昭义镇均处劣势。永泰元年，李抱真任泽潞节度副使，而其时的泽潞镇‘土瘠民困，无以贍军’^㉕，李抱真为了扩充泽潞镇的兵力，从泽潞百姓中择其壮者从军，以‘每三丁选一壮者，得精兵二万’^㉖。加上李抱真原来的牙兵两万，泽潞劲旅就应不少于三万人，‘由是天下称泽潞步兵为诸道最’^㉗。而河东兵力与之相较，则增长更速，大历十四年五月马燧到镇，‘居一年，得选兵三万’^㉘，而河东又素多骑兵，故河东兵力、战斗力皆远在昭义之上。河中镇则驻扎有朔方军，且河中向来就属丰腴之

地。昭义镇若纳入邢洛磁三州之地，则不仅兵力得到扩充，而且河北平原还提供了充足的粮草等资源，补充了经济实力。昭义镇势力的壮大，对河东、河中镇均可以形成制衡局面。

扶植力量稍弱的昭义镇发展，不仅使昭义在河北的部署连成一片，对河朔强藩有掣肘作用，而且也是唐廷协调昭义与河东镇力量，均衡同一区域内方镇发展，促进地方稳定的一种策略。

泾原之变后，“上幸奉天，中使告问至，诸将皆仰天恸哭。……抱真独于扰攘倾溃之中，以山东三州外抗群贼，内辑军士，群贼深惮之。”^②昭义镇坚守昭义五州之地，防御河朔接应朱泚叛乱，也立下汗马功劳。兴元元年，朱滔悉幽蓟军，借兵回纥，拥众五万，南向以应泚，攻围贝州。”^③若两军东西联合，则德宗政权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李抱真乃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合从击朱滔”^④，所谓大义盖即臣忠君之道也。而此时德宗亦在奉天发布罪己诏，对山东诸贼不再追究。李抱真亲赴其营，顺利说服王武俊，遂与结为兄弟而别，约明日合战”^⑤。五月李抱真与王武俊联合出击，大败朱滔军。^⑥在德宗朝政局重建上，虽然昭义镇军功不及河东镇，但其坚守河朔阵地，打破了朱滔南下接应朱泚的计划，稳定了唐廷东边战线，也是功不可没。

三、李怀光之乱与分割河中镇

为充实因连年征讨而亏空的国库，德宗在全国推行间架税、除陌钱，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⑦，各地将士应诏出征，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却一无所赐”^⑧，加上京师军队空虚，最终引发泾原兵变。建中四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德宗出奔奉天。朱泚乘机自立，发兵攻奉天。李怀光从河北行营率朔方军入关勤王。癸巳，怀光败泚兵于灃泉。泚闻之惧，引兵遁归长安。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城不守矣。”^⑨然不久李怀光亦叛乱。

李怀光之乱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卢杞阻怀光入觐^⑩，遂启其疑怨是固然，然神策军与朔方军赏赐之不均乃激起兵变的主因^⑪。表明唐廷不能平等对待共同靖难的朔方军与神策军，引起朔方军的愤懑。唐廷削弱朔方军自肃宗时就已经开始^⑫，德宗刚刚即位，继续削弱朔方军的力量。首先将朔方军一分为三，并免去了郭子仪的兵权。李鸿宾在论及德宗即位初的方镇政策时说：德宗欲将本朝的重心放置在整治藩镇的问题上，这固然是指征服那

些与朝廷对抗的藩镇，也包括清理整肃朔方军这类防御吐蕃的军事单位。”^⑬经历奉天之难后，内地诸镇中朔方军分布最广，势力最大^⑭，因此如何削弱李怀光所统管之朔方军就成为德宗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中后期的唐朝皇廷而言，他们宁愿损失朔方军，也不允许它威胁自己”^⑮。可以说李怀光被逼东走河中，继而称叛，乃唐廷一手导演。

在跋扈将领占领区或者强藩附近设置小藩镇，分割跋扈方镇势力，防御强藩的做法，建中初年已有先例^⑯。兴元元年分河中镇之晋州、慈州、隰州置晋慈镇，即唐廷削弱朔方军的表现。这样不仅能在地域上限制朔方军，而且可以抵御李怀光所领朔方军之叛乱。

贞元元年，李怀光死后，浑瑊镇河中，朔方军则分属蒲州与邠宁。起初随李怀光赴难的五万大军此时也仅剩一万六千人^⑰。德宗付出沉重代价平定李怀光之乱，终于将朔方军牢牢控制于唐廷手中。此后，德宗通过宦官掌握神策军，成为天子禁军，并大力扩充神策军。

四、河东镇辖区未扩充原因考

泾原之变发生后，德宗逃奔奉天，河东节度使马燧引兵从河朔战场撤回太原。马燧至太原后，遣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赴奉天，壁于中渭桥^⑱。马燧此举有明显的观望与自保性质。比较同期勤王之师，李晟军有万余人^⑲，李怀光之师有五万余人^⑳，尚可孤军有三千人^㉑，骆元光师有万余人^㉒。河东乃军事重镇，马燧任节度使后河东兵力更是迅速增长，虽经榷山之败，但其所统兵绝对不只五千。然朱泚作乱，德宗逃奔奉天，马燧不仅擅自撤出河朔战场，而且没有尽其所能勤王靖难。

德宗再幸梁州，马燧乃撤回驻屯中渭桥之兵，并大修晋阳城备^㉓。验证了马燧的观望心理。在朝廷政局不稳之时，马燧观望形势，是谋求自保的典型特征。兴元元年七月朱泚兵败，德宗还京，唐廷政局归于稳定。加燧奉诚军及晋、绛、慈、隰节度并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令与侍中浑瑊、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同讨河中。”^㉔马燧审时度势，尽力讨击李怀光以为唐廷效力。

平李怀光之乱，河东镇功勋卓著。八月，马燧引兵讨伐李怀光，九月大败怀光军于绛州，又遣大将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闻喜、夏县、万泉、虞乡、永乐、猗氏六县。贞元元年初又败李怀光军于陶城。七月，将李怀光围困于长春宫。怀光将牛名

俊斩怀光首以城降。^②

河东节度使在平定河朔跋扈藩镇，讨平李怀光朔方军之乱方面，均奋勇作战，屡建军功，然在河东道政区的调整中却未能夺得尺寸之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

第一，从唐廷角度考虑，限制方镇力量，不允许强藩的出现。实力强大的藩镇即使对唐廷恭谨尊崇，亦是中央政权的威胁。因此，唐廷绝不允许地方方镇力量的绝对强大。建中末政区调整中河东镇未得分寸土地，即是唐廷限制河东镇发展的体现。

河东镇的发展壮大在马燧任河东节度以后。大历十四年五月，德宗任命与河北关系素恶且善战的马燧任河东节度^③。马燧任河东节度后，屡次“上疏明其（田承嗣）必反，宜先备之”^④。又由于太原兵甲薄弱，始大治兵甲。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⑤再度使河东兵“威震北方”^⑥。天宝末年安禄山兼河东、范阳、平卢节度，实力大振^⑦，最终酿成八年战乱，唐廷政权一度岌岌可危。因此在河朔称臣后，德宗为限制河朔力量，进行政区调整时，决不能让河朔与河东连成一体。兴元元年，李怀光率朔方军乱，唐廷以晋慈隰三州独设晋慈镇，而不是让紧邻其地的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领，亦有限制河朔方镇力量过分强大的因素。

第二，从马燧个人角度考虑，由于德宗即位以来强势削藩政策，害怕增领洺州和晋慈隰三州后惹火烧身。郭子仪“再造王室，勋高一代”^⑧，然德宗即位初就借加郭子仪“尚父”之名，罢其所领诸使副元帅之职，夺去兵权，并将郭子仪所领朔方军划分成三部分^⑨。李怀光率朔方军东征河朔，又西平奉天之难，结果仍被逼造反。德宗分化强势兵力，削弱地方强藩的决心可见一斑。因此，马燧欲求自保，而奏请唐廷将洺州、晋慈隰三州分属他人。马燧奏请唐廷将洺州隶昭义见前文昭义镇的扩充。马燧收复晋慈隰三州后，亦放弃晋慈隰三州，奏请唐廷以康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⑩。

由于其平李怀光之乱的赫赫军功，唐廷升马燧官至光禄大夫，兼侍中。此后马燧所统河东军兵力不断扩充，扩大了德宗对马燧的嫌疑。马燧河东军兵力的增长，与昭武九姓胡投身军旅有关。贞元二年十二月，时在灵盐等州境内的六州残胡降附于河东节度使马燧^⑪。贞元三年三月，河东军皆为马燧

私兵^⑫，不受唐廷节制，于是德宗罢其兵权乃迟早之事。这也是德宗“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⑬的方镇政策的重要内容。贞元三年闰五月，德宗借吐蕃劫盟罢马燧兵权^⑭。此后由于德宗对方镇的姑息态度，且继任的李自良“以简俭守职，军民胥悦。虽出身戎伍，动必循法，略不以暴戾加人。”^⑮故河东军并无兵乱发生，唐廷与河东镇之间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与和谐。

综上，河东道政区的调整是德宗朝方镇政策的一个缩影，也是德宗即位以来削藩政策的集中体现。河东诸镇在政区调整中获益不均体现了唐廷对待势力不等的方镇的政治意图。德宗朝后期除河朔藩镇不上交贡赋以外，天下诸藩镇均受命于唐廷，没有发生独立叛乱之事，亦说明德宗的限制藩镇政策部分取得了成功。

注释：

① 建中元年四月，刘文喜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德宗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建中二年征讨梁崇义，并发兵河朔。建中三年开始讨击淮西节度李希烈。建中四年，平朱泚之乱。兴元元年平李怀光之乱。

②⑥④⑤①②④⑤⑥ 《旧唐书》卷134《马燧传》。

③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七月”条。

④⑦⑧⑨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正月”条。

⑤ 燧以铁锁连车数百乘，实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浅，诸军涉渡。

⑩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⑪⑭ 唐廷以为天下不日可平，乃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林二州隶朱滔，令还镇。见《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⑫⑬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四月”条。

⑮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六月”条。

⑯ 朱滔军刚至愜山，李怀光率军亦至，李怀光欲乘其营垒未就击之。马燧建言先安顿将士，让士兵整顿装备，养精蓄锐，然后观衅而动。结果李怀光曰：“彼营垒既立，将为后患，此时不可失也。”遂击滔于愜山之西，杀士卒千余人，官军争入滔营取宝货，此时王武俊引二千骑横冲怀光军，军分为二。滔引后继之，形成对官军的前后夹击之势，导致官军大败。

⑰⑱ 《新唐书》卷211《王武俊传》。

⑲ 直到宪宗即位后，国力稍缓，欲重振朝纲，树唐廷威严，才再次用兵征讨河北。

⑳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七月”条，有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以所将兵北解赵州之围”。

㉑ 《读史方輿纪要》卷42《山西四》。

㉒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二月癸丑，以泽潞留

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⑳ 《资治通鉴》卷 226 建中二年五月”条。

㉑ 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5 卷《河河北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421 页。

㉒⑳㉑ 《资治通鉴》卷 223 永泰元年正月”条。

㉓ 《资治通鉴》卷 225 大历十四年五月”条。

㉔⑳㉑⑳ 《旧唐书》卷 132 《李抱真传》。

㉕ 《资治通鉴》卷 231 兴元元年五月”条。

㉖ 《资治通鉴》卷 228 建中四年六月”条。

㉗ 《资治通鉴》卷 228 建中四年十月”条。

㉘ 《资治通鉴》卷 229 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㉙ 事见《资治通鉴》卷 229 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㉚ 参陈寅恪《论李怀光之叛》，《清华大学学报》(自科版) 1937 年第 3 期。

㉛ 肃宗时为削弱朔方势力，割朔方州县建振武节度，并将单于府割出；乾元二年又割邠宁等九州置邠宁节度使。代宗广德二年为平仆固怀恩之乱，乃又让朔方节度复领单于府、河中及振武之地。大历三年面临吐蕃的攻势，又让郭子仪领邠、宁、庆三州。

㉜⑳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0、224 页。

㉝ 大历十四年，李怀光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蕃部落等使。建中初又兼泾州刺史、泾原四镇北庭节度使。建中二年，又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盐池押蕃部落六城水运使。见《旧唐书》卷 121 《李怀光传》。

㉞ 建中二年唐廷以怀、郑、汝、陕四州建河阳节度，建中四年二月丙寅，以河阳三城、怀、卫州为河阳军。河阳重镇不仅对抗河朔强藩，更因其乃河北与东都洛阳之间的唯一军镇，更显防御功能之重要。严耕望撰文称河阳是最近洛阳之大津渡处，故常置河阳节度使，统重兵以镇之，是以李吉甫称“都城之巨防”也。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2 页。建中三年，跋扈的河朔诸州大多归降，唐廷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林二州隶朱滔，是以分割河朔方镇的力量。

㉟ 《资治通鉴》卷 232 贞元元年八月”条。

㊱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人乐从之，旬月间至万余人。”见《资治通鉴》卷 229 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㊲ “上之幸奉天也，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令入援，怀光从之。纵悉敛军资与怀光皆来。怀光昼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齐运倾力犒宴，军（士）尚欲迁延。崔纵先辇货财渡河，谓众曰：至河西，悉以

分赐。’众利之，西屯蒲城，有众五万。”见《资治通鉴》卷 229 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㊳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将三千人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泚将仇敬，遂取蓝田。”见《资治通鉴》卷 229 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㊴ 元光遂军华州，召募士卒，数日，得万余人。”见《资治通鉴》卷 229 建中四年十一月”条。

㊵ 《旧唐书》卷 134 《马燧传》：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潜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树柳以固堤。”

㊶ 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州大将李灵耀反，潜结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悦将兵援灵耀，马燧击破田悦之兵，进逼汴州。

㊷ 安禄山所统兵共计十八万人，超过了唐廷禁卫军与内地方镇兵额的总和。

㊸ 《旧唐书》卷 120 《郭子仪传》。

㊹ 《旧唐书》卷 12 《德宗纪上》：以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使；以朔方右留后常谦光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军、天德、盐、夏、丰节度等使；以朔方左留后、单于副都护浑瑊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东中二受降城、镇北及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营田使。”李鸿宾认为这三部中只有常谦光统领的保持朔方军名号，其他两支至少在名称上不再属于朔方军了。见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0 页。

㊺ 《旧唐书》卷 134 《马燧传》：初，李怀光据河中，燧遣使招谕之，怀光妹婿要廷珍守晋州，衙将毛朝扬守隰州，郑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县还镇，虽去伪号，而攻围赵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弃赵州，燧奏曰：可诏武俊与抱真同击朱滔，以深、赵隶武俊，请改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又加燧晋、慈、隰节度使。燧乃表让三州于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常。上嘉而许之。”

㊻ 《资治通鉴》卷 231 贞元二年十二月”条。

㊼ 《资治通鉴》卷 232 贞元三年三月”条。

㊽ 《资治通鉴》卷 237 元和元年正月”条。

㊾ 贞元三年闰五月十五日，侍中浑瑊与蕃相尚结赞盟于平凉，为蕃军所劫，狼狈仅免，陷将吏六十余员，由燧之谬谋也，坐是夺兵权。”见《旧唐书》卷 134 《马燧传》。

㊿ 《旧唐书》卷 146 《李自良传》。

作者简介：任艳艳，女，1981 年生，山西交城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张卫东)